

江西 新四军

人物传 [下]

江西省新四军暨
华中抗日根据地
历史研究会编

江西 新四军

人物传 下

jiangxi
xinsijun
renwuzhuan

江西省新四军暨
华中抗日根据地
历史研究会\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新四军人物传(上、下)/江西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6. 3
ISBN 7-5392-4091-1

I. 江... II. 江... III. 新四军—军人—列传
IV.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0032 号

江西新四军人物传(上、下)

江西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8.125 字数:800 千字

ISBN 7-5392-4091-1/K·57 定价:76.00 元(上、下)

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61 号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10427

URL:<http://www.jxeph.com>

E-mail:jxeph @ public. nc. jx. cn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目 录

蔡 永	1	李坚真	108
柴荣生	4	李振山	114
陈兴发	9	廖昌金	121
崔义田	14	林胜国	128
顾玉良	20	刘别生	136
何 岳	27	刘先胜	145
贺国华	35	刘 奎	155
贺振新	42	刘文学	160
胡发坚	47	刘玉堂	165
黄朝天	51	龙 跃	170
黄光裕	58	卢文新	180
黄玉庭	62	罗孟文	184
江拥辉	70	马步英	191
蒋润观	78	彭寿生	197
康 林	82	彭 雄	203
赖畅茂	87	邱东平	209
李 伯	91	舒雨旺	215
李桂英	95	宋裕和	221
李继开	103	唐国栋	230

汪志华.....	236	张其德.....	344
王章先.....	244	张日清.....	349
韦一平.....	249	张太生.....	356
温仰春.....	257	张正坤.....	360
吴大可.....	267	郑 重.....	365
吴咏湘.....	274	钟发宗.....	369
萧正纲.....	281	钟 民.....	378
谢云晖.....	286	钟期光.....	385
谢忠良.....	297	周 彬.....	394
徐锦树.....	305	周志刚.....	399
徐平羽.....	308	朱 辉.....	404
杨汉林.....	314	朱克靖.....	408
杨洪才.....	319	朱镜我.....	420
余光茂.....	323	朱云谦.....	425
曾如清.....	335	索引.....	430
曾昭墟.....	341	参考书目.....	433



蔡 永

□ 庄永菁

蔡永,1919年12月出生于江西泰和县中龙乡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蔡金祥、叔父蔡维祥是早期地方游击队队员,后来又一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战斗中,兄弟俩总是冲锋在前,不怕牺牲。蔡永十岁时,父亲和叔父相继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亲人的不幸使少年的蔡永过早的成熟、坚强起来。在父辈的影响教育下,他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在母亲的支持下,十二岁的蔡永走进了红军队伍,成为红军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一名战士。

蔡永参加红军后,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二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少共国际师团青年干事。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胆识超群,深得领导赞扬。



长征途中,蔡永克服种种困难,一面做部队青年士兵的思想工作,一面做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增强斗争必胜的信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很大的成绩。

抗日战争时期,蔡永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第三营政治教导员,苏鲁豫支队鲁南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支队特务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十七、十八、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第十旅二十八团政治委员,淮海军区特务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及苏鲁豫、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反“扫荡”、反“蚕食”战斗,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等部进攻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策动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七团团长兼夏永碭县县长刘子仁,十八团团长吴信容襄胁所部近二千人,携长短枪千余支,轻重机枪25挺,于12月12日投靠国民党顽固派。13日拂晓,十七团政治委员蔡永等率被关押在永城邵山的干部五十余人夺枪突围,突围中他身负重伤,后被战士救护脱险。彭雪枫司令员及张震参谋长亲自到医院看望。蔡永深受感动,伤未痊愈就重返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蔡永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六师十七团团长、六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三十军一一六师副师长。指挥所部参加了怀德、昌图、回平、彰武、闾家屯战斗,平津、湘西、广西等战役。

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蔡永所在团在担任淮海战役线上集战斗的主攻任务时,蔡永又一次身负重伤,但他没有倒下,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斗胜利结束,他昏死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

师长兼广西平乐军区司令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湘西剿匪战斗，凭着他的智慧和胆略胜利地完成了歼灭各路残匪的任务。

之后，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空联司前方指挥所参谋长，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朝鲜的国土，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再立新功。

1955年，蔡永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历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第四军军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1年9月10日，蔡永同志因病在大连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审稿：汤乐毅）



柴荣生

□ 熊河水

柴荣生,1916年出生,江西乐平洵田乡庄屋下村人,祖辈都是贫苦农民。他从小天资聪颖,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常常感到小小的山村限制了自己的眼界,一定要到外面去闯世界。于是,一家人省吃俭用,在他六岁的时候,送到本村一家私塾读书。柴荣生勤奋好学,求知欲望极为强烈,很快塾师肚里的那点墨水满足不了他对知识的渴求。第二年,家人又把柴荣生送到稍大的村庄——柴家,继续读私塾。

1928年,柴荣生见家中为他读书,已是债台高筑,内心深感不安,但又不甘心苦守山村,于是在十三岁那年,告别了家乡和亲人,跟随舅舅来到景德镇华德瓷厂当学徒,从此,走上了投身革命,追求真理的道路。

1929年,赣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

的领导下，如火如荼。景德镇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柴荣生所在的瓷厂也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活动。柴荣生时常夹在大人中间，聆听地下工作者的宣传，并渐渐明白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劳苦大众要想翻身当主人，不再当牛做马，就要去当红军。这些革命道理在柴荣生的心里深深扎了根。

1930年春，柴荣生听说家乡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已开展得轰轰烈烈，就毅然返回家乡，报名参加红军。他婉言谢绝了村主席的挽留，同附近村庄七十多名年轻人一道，到弋阳邵家畈红军独立一团报名参军。

1930年7月6日，参军不久的柴荣生参加了红军独立第一团奇袭景德镇的战斗。当时驻守景德镇的是国民党朱培德的一个营，实际兵力只有两个连，驻扎在鲇鱼山附近的昌江边上。那天晚上，敌营长照例又去玩麻将，红军神不知鬼不觉摸到营房，一个冲锋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连。另一个连听见枪声，还未与红军打照面，便一哄而散。敌营长慌乱中为流弹所伤，第二天就死了。奇袭景德镇成功，使红军军威大振，柴荣生第一次经受了战斗的考验。

1930年7月22日，奉中央的命令，以红军独立一团为基础，吸收赣东北各地游击队和赤卫队的部分成员，整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并在乐平的南界首村举行了隆重的建军典礼，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代理政委。全军指战员一千七百余，各种枪械一千余支。柴荣生被派到军政治部副主任朱行林身边当勤务员。由于柴荣生有一定文化基础，不久，朱行林推荐柴荣生到军部报务中队学习报务。柴荣生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仅用六个月时间，便熟练掌握了报务技术，成为红十军最年轻的报务员。

1932年夏天，红十军在贵溪朱村与敌军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柴荣生耳膜严重受损，什么也听不见了，不能再从事他所熟



爱的报务工作了。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听觉逐渐得到恢复。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他,选送他到中央工农红军干校七分校学习,毕业后即被任命为排长。

1933年1月26日,红十军南进,攻关夺隘,终于到达中央苏区广昌县。部队被整编为红十一军第十九师,归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司令指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广昌防御战中,由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损失惨重。柴荣生所在的连伤亡过半,连长牺牲,柴荣生在火线上接替了连长职务。7月,柴荣生所在部队改编为红七军团第十九师。柴荣生随部队转战闽西北地区,参加过攻占泰宁、将乐、沙县、尤溪等地的战役。不久,他被调到中央警卫团任连长。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柴荣生和大多数在乐平参加红十军的同志都编在红一军团,担任红军的前锋,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一直走在最前边。在贵州长石一条河边,部队遇到敌人的阻击,乐平参加长征的同志大都牺牲在这里。部队快到达陕西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派出一个师来堵截红军,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柴荣生那个连俘虏了上百名东北军士兵,还缴获了不少马匹和枪支弹药。为了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柴荣生释放了所有的东北军士兵,把马匹和装备如数还给了他们。

长征途中,为了制止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柴荣生同部队一道,跟随朱德总司令辗转 to 青海。为了恢复与留守江西中央苏区项英、陈毅的联系,上级决定派人送信去中央苏区。因为柴荣生年轻机灵,又精通发报技术,于是选中了他带一个连的战士返回江西。一路上他竭力避免与敌人纠缠,足足走了一个月,终于返回赣南,把中央给陈毅的信亲手交给了陈毅。由于国民党军队还在对中央苏区进行“清剿”,环境万分险恶,陈毅指示他把部队拉到闽浙赣一带山区打游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因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不知道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两党合作抗日产生了观望和戒备的心理。在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过程中,我党指派人员分头到游击区宣传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指挥他们下山改编。陈毅来到皖赣边,在李步新的协助下,在婺源与浙江开化交界的七里长街找到了柴荣生。陈毅和柴荣生谈了一整天,详细介绍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出示了中共中央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柴荣生看到陈毅一身巨富打扮,心中存有疑虑,第二天带领部队悄然离开,到闽浙边区继续打游击。后来,陈毅又一次找到柴荣生,看到附近坚持游击战争的粟裕的第九十团已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柴荣生这才消除疑虑,把部队带到屯溪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特务连,柴荣生任特务连连长,直接负责保卫陈毅同志。

1938年春,柴荣生跟随陈毅在茅山一带向敌后挺进,参加攻打新丰火车站的战斗。在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柴荣生带领全连作为预备队投入战斗,攻下车站最后一座堡垒。此役大灭了日军的气焰,大长了新四军的军威。柴荣生被提升为特务营营长。不久,他的部队编入新六团,又被提升为团参谋长。

1939年冬,部队渡过长江,进入江北。1940年初,部队进驻苏北重镇黄桥。韩德勤倾其主力进犯黄桥。我军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痛歼敌军,柴荣生率部英勇参战,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柴荣生升任团长。此后,柴荣生所在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北上盐城,与八路军会师,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3年,柴荣生随同新四军第一支队南下浙东,配合其他部队,消灭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蒋介石嫡系顾祝同的部队,使新四军在浙东这块战略要地站稳了脚跟。1946年10月,柴荣生被任



命为南线支队支队长，牵制敌人正规部队5个师，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展开苏北战役，消灭了敌快速纵队，缴获坦克二百多辆，建立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支装甲部队。

解放战争期间，柴荣生任十兵团二十八军六十五师师长，参加著名的孟良崮战役，配合友邻部队歼灭蒋介石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不久又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战役，柴荣生率全师从上海西站一直突击到市区，七到十天的战斗任务，只用五天多就胜利完成了，并在昆山击沉一艘英国敌舰。解放初，柴荣生继续率部进入天目山区剿匪，肃清了国民党在天目山一带的残部，为这个地区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6月，时任华东军区教导旅参谋长的柴荣生，赴朝鲜战场实习半年，参加了著名的汉城会战，与所在部队一道消灭美骑兵第一师一个营、土耳其军一个旅和英国皇家装甲师。柴荣生回国之后，进入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攻读四年，之后，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深造。

朝鲜战争之后，柴荣生历任江苏省军区松江军分区、徐州军分区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文革”期间，柴荣生临危受命，兼任徐州地区革委会主任。他运用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平息了各派武斗，实现联合，进而恢复生产，整顿治安、交通，使中原腹地这座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出现了稳定的局面，这对稳定苏北，乃至华东局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74年10月，柴荣生辞去徐州军分区司令员兼职，专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享受正军级待遇。1982年10月，这位徒工出身，身经百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将军，从他所热爱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江苏省南京市安度晚年。

（审稿：曾铭）



陈兴发

□ 莫 岩

陈兴发,1913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市裴源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村里人习惯叫他的小名“嘎崽哩”。

裴源,是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活动范围,不少地方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

因为家里穷,陈兴发无钱读书,与他父亲一道种田打猎为生。这一带山高林密,长年的奔波也练就了陈兴发过人的体魄和脚力。憨实的父亲说:嘎崽哩,你找个师傅练练拳脚吧,有了功夫就不怕地主老财欺负了。路见不平还可以伸张正义呢!

原来,父亲认识一位流浪江湖的义和团拳师,此人已经六十多岁了,依然臂力惊人,身手敏捷。他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村西头山脚下的一间破茅屋里,以打铁为生。人们只知道他姓周,什么名字不知道,就干脆叫他周大锤。周大锤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上吐下



泻,是陈兴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爬到最高的悬崖上采来草药,连续几天日夜服侍,终于使周大锤转危为安。陈兴发也是忙前忙后,给周大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兴发是外姓人,周大锤是外乡人,共同的遭遇使他们更加亲密。周大锤知道陈兴发是独子,本着秘笈不外传的原则,嘱咐陈兴发要严守秘密。就这样,陈兴发天天三更起床,跟着周大锤刻苦习武。

陈兴发从十岁拜师,直至他十七岁时参加革命,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会拳脚功夫。

1929年底,方志敏的队伍开进了裴源,土地革命掀起了高潮。陈兴发悄悄瞒着父母报名参了军。陈兴发夜晚来向周大锤告别,师徒俩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大碗谷酒。周大锤语重心长地说:“嘎崽,你要记住,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它是扫除天下不平,创建穷人的太平。干这样的事,值!”

陈兴发随红军走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疯狂地镇压革命,不久,他的父母亲、叔叔、婶婶、姑姑等六人先后被敌人杀害。

壮士一去不复还,陈兴发从此戎马纵横,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1933年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福建上平街与敌激战中,陈兴发被敌军子弹打进左眼,穿过大脑,头负重伤。

1936年,陈兴发同志伤愈后,跟随陈毅同志继续在赣粤边游击队与敌人英勇斗争。

1937年10月,陈兴发一行随陈毅去湘赣边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不料,被游击队关押,误认为他们叛变了革命。游击队员说,我们抗日反蒋,为什么要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任凭陈毅和陈兴发怎样解释,他们就是不信。被关押两天后,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中央是有意改编游击队,成立新四军,这是抗日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大局的需要。陈毅和陈兴发虚惊一场。

新四军整编后,陈兴发在陈毅身边做贴身警卫工作。由于他

的机智勇敢,平时又很少露面,许多情报都交与他完成。他经常出入敌人的封锁线,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又是农民;一会儿出现在城市街头,一会儿又消失在田园密林。陈兴发的行踪只有少数新四军领导人知道。

有一次,为了送出一个情报,陈兴发与战友们抬起了棺材大模大样地走到了敌人眼前。

“站住!干什么的?停下来检查!”敌人连出殡的也不放过,非常严密。这种情况下,没有大智大勇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打开棺材看看!”敌人举起刺刀就要撬棺盖。

陈兴发不慌不忙地说:“是麻风病死的,还要看吗?”

“还不快打开?少罗嗦!”

棺盖打开了,一阵恶臭冲鼻而来,敌人吓得连连后退,挥挥手吼道:“刁民!快滚快滚!”

原来,陈兴发将重要的情报放在了尸体下面。

陈毅听完故事后,用拳捶在陈兴发肩上玩笑地说,你家又死了一个亲戚,可悲可叹。不苟言笑的陈兴发也禁不住乐弯了腰。

还有一次,陈兴发化装成了一个砍柴的农民去送情报,不幸半路上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见他黑不溜秋的,一脸苦相,上前就是一个巴掌。崎岖的山路上能有一个挑夫,敌人高兴了。一个军官走上前来恶狠狠地说,老鬼,老老实实给弟兄们挑东西,过了山头就给你吃红薯,要是不老实,哼!他指了指腰间的驳壳枪。

陈兴发不声不响地挑上七八个敌人的长枪,再加上自己砍的一担柴,默默地走在他们中间。他一路走,一路观察地形和敌人的举动,寻找着脱逃的机会。

在过一处石崖时,陈兴发突然抽出扁担,抖落枪支和柴火,呼呼几扁担,就将七八个敌人打倒,然后纵身滚下崖坡,逃得无影无踪,子弹嗖嗖地山野里乱飞。

像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1949年,陈兴发随陈毅进驻上海。后来,他不顾个人伤情和老首长陈毅、粟裕、曾山等战友们的劝阻,强烈要求回江西老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他任贵溪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53年,他在江西省军区干部团学习一年后,又要求转业去宁冈县工作。

宁冈,是他非常熟悉而又亲切的地方,他曾跟随陈毅在此打游击。这里,有他可爱可亲的苏区人民,有他浴血奋战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沾染过他的血水和汗水,到这里工作,当是他最理想的地方。

他坐汽车到达吉安后,又步行二百多公里赶到了宁冈报到。这位老红军战士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向县长请示工作,当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后,县长受宠若惊地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革命功臣,我们得向你学习才对。

陈兴发说:“我以前是军人,现在还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服从党的安排,我要干具体工作。”县长再三挽留他在人民委员会工作,他就是不肯。最后,他来到县供销社,任主任。

陈兴发和职工们一道挑起货郎担,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菲的成绩,先后获全省供销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陈兴发越干越有劲,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觉得,工作就与战斗一样,只要你忘情地投入,勇敢地面对,就会捷报频传。有一次,他挑着担子去一处山乡送货,意外地碰上了当年掩护他脱险的老乡黄天茂,两人高兴地喝了一夜酒,第二天还醉倒在火塘边。

职工们都说,这个老红军呀,就像个老农民。别说他是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就连我们也不比他健。